

高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

（代跋）

亲爱的伏钢：

昨日下午，我外出买药，回家后见你托人带来的照片，极为高兴。不仅仅是照片本身弥足珍贵，更主要的是，你寄自万里而来的对晓笛以至我的全家的深挚感情，使我激动不已，半天里不得平静。招指算算，我们的忘年之交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在我的年轻朋友中，你是最重要、最真挚，对我们全家最关爱，帮助最大的一位，而你们全家（刘静和恋恋）也是我们最关爱、最信任、最亲密的人。我们两家的情谊，在这个以功利为尺度的世态中，实在是很少的了。我们的情谊，以“纯真”与“高尚”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还有一层意义，那就是我对你艺术才华的充分肯定和远大的希望。这使我见到你在文学和摄影艺术中的每一点成就，竟会高兴得比甚么喜事都激动，同时又会向你提出更高的哪怕是并不实际的要求。说心里话，我希求你成为一个“大家”，一个超越国界的作家和艺术家。可能你并不能达到我的期待，但至少要成为一个十分卓越的有更大影响的学者和作家。两部地震题材的佳作，以及一部文集，奠定了很厚实的基础，但我希望在歇一口气，恢复了健康之后，有一次更大的飞跃。你完全有条件写出、拍出更具世界意义的作品，从现实主义发展到更超越（或说是更形而上的，哲学深度的作品），造就一个特殊的高大的徐伏钢。

好多人在小有成就之后便停顿了，或者安于休闲追求享受了，如果我关爱着你，也就不再催你加鞭了，但我宁肯让你苦一点，也希望你去

超越，去攀登——也可说再去受苦。也许这是我自己已年老，已生病，已无法完成自己的理想了，才把对自己的苛求转移给你了。这是何等的残酷呵！我应该劝你去休闲和享受，这更实际，但我不愿这样做，因为这对于你，并不是过分与奢望的。

谢谢你给我复制了老托尔斯泰的照片。这照片实在太好了，表现了托翁那博大深沉的心灵，托尔斯泰对俄国对中国（包括渺小的我）对全人类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许多政治理论都会过时，但托翁对人类命运，对人性，对人类之爱的探求永远不会过时。他那颗不断痛苦地思索，期望人类幸福的心，甚么时候都会给人以启迪和深沉的影响。环视下一个多世纪的世界文坛，有谁能和托翁相比呢？！我读了多部托翁的作品（包括日记），但吸收的教益和影响还是太少了，这是很遗憾的；但你寄给我的照片，又让我在心中去复习他的作品，再反刍他的思想和精神，依然是有所补益的。（这里，希望恋恋读一点托著，至少读一读《复活》。）

这封信，就写到这里了。我的眼疾越来越重，视力极弱，读书很困难，你看，给你的信，字迹一塌糊涂。但我闭着一只眼睛写字，或许你可看出，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以后电话里再谈吧。

顺便告诉你，胡鹿到芬兰艺术大学公费读书，学习很用功，提高颇快，研究着较深的艺术设计理论。她电话中要我问候徐伯伯和刘阿姨。

另告，昨日已把照片转给晓笛，她非常感谢你这位大哥。

传琛不另，问候全家。

紧紧握手！

高缨
2011年5月2日，成都